

江东浪子

师飏 亚明



[247.53]

S481

江东浪子

师 飏 亚 明
花 城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西晋政权在统一中国后迅速朽坏，皇帝沉湎淫逸，贵戚夸豪斗富，终至激起关中新平郡氐羌族人的骚乱。为派遣适合人选平息骚乱，廷议上围绕着周处的出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周处出身低微，少年时性情暴烈、狂放无羁。乡人忌畏，将他与太湖之蛟、南山之虎并称“三害”。周处一举射虎屠龙，力除二害。之后，去国远游，折节读书，后来学有大成。终于得到重臣王浚、张华及司马彤的举荐出任新平郡守。

周处在新平力抗强权，严明执法，使骚乱平息于一触即发之际。在此，他又与故人齐万年及紫云邂逅相逢。皇叔司马彤在新平郡竟悍然蒸杀舞伎。周处秉公执法，押司马彤至京都面君，金銮殿上，周处置生死于度外，力排众议，干犯龙颜，要求严惩司马彤以正法纪。由于获罪权贵，终至不得已避隐江东。

齐万年新平起事失败，转至北地，再度策动二十万氐羌族人揭竿而起。朝廷任司马彤为主帅征讨齐万年，周处则被司马彤点为前锋。张华等看出司马彤此举纯出自挟嫌报复，劝周处辞任。周仍毅然赴命。

六陌山上，齐万年力劝周处反晋，紫云力劝周处退隐，周处认为齐万年反晋必然招至国家内乱。由于不忍见刚统一的国土又沦于分裂，他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患难弟兄便相约以决战求取天命所归的明证。冰河决战，周处殒命于齐万年刀下，周军在无援的绝境中全军覆没。

作品力图以重彩浓墨来刻画周处、王浚、张华、石崇、司马彤、司马炎、齐万年等历史人物及其命运，并着意表现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或多面性。

主要人物表

王 浚——晋后军将军，灭吴功臣。

王 浑——晋安东将军，灭吴后进爵为公。

孙 皓——东吴第四代君主，280年投降晋朝。

周 处——字子隐。在东吴为东观左丞、无难督；入晋后任新平太守、御史大夫，死后追封为平西将军。

紫 云——义兴阳春酒肆酒家女，属情周处，后随齐万年。

齐万年——氐族人，氐羌族反晋起义的首领。

顾 承——东吴丞相顾雍之孙。

张 华——晋大臣。历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太子少傅、中书监、大司空等职。

司马炎——晋开国皇帝。晋武帝。

石 崇——字季伦，任散骑常侍、侍中，洛阳金谷园三山十二楼的主人。

司马伦——晋武帝的九叔父，封赵王。

司马彤——晋武帝的八叔父，封梁王。

孙 秀——赵王的嬖童，王府总管。

玉 雪——晋时著名舞娘。

陈 淮——张华好友，中书令。

老道人——齐万年叔父。

解 系——晋雍州刺史。

司马衷——白痴。司马炎长子。登基为晋惠帝。

目 录

序 烽火下金陵	1
建邺官中人独立	9
江东浪子	20
吴姬压酒劝客尝	30
一念之中定是非	39
射虎屠龙	54
惊梦	64
从此君王不早朝	80
京都斗宝	90
唯名，唯实？	99
初试身手	120
林暗草惊风	148
秦关夜火	162
南宫抗争	179
换得东家种树书	191
人在江湖	200
北地鼓角声悲壮	212
从来刚正招谗害	218
雪夜故人来	234
血溅冰河	250
尾声 白云千载空悠悠	269

序 烽火下金陵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

——唐·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仲春，秀丽的江南大地上，正是惠风和畅、莺飞草长的时节。

然而，长江中下游的千里江流上，春天，却似乎屏息敛气般躲了起来。往日那种帆影飘逸、渔歌竞唱的万千气象，这时竟如昨夜的梦幻一般消逝殆尽。江流上下，宿雾未散，夹岸一片空寂。但是，就在这冷寂的空间里，却仿佛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异常气息，隐伏在灰蓝色的江雾后面，自上游处向着西塞山无声无息地逼近。

西塞山脚下的江水，受到这森冷气息的挤压，发出令人心悸的喧嚣，踉踉跄跄地挤过江碛和峡口，挟着一个个巨大的漩涡，争先恐后地朝着下游方向没命奔逃。

临江峭立的西塞山，宛若千里以外急驰而归的奔马，猛见眼前景物全非，顿时间惊愕得奋鬣扬蹄地直立起来：百丈崖前，一道黑沉沉的巨大铁索，象紧勒着西塞山这匹烈马的缰绳，蒙着从江面上弥漫升起的水汽，赫然横截于江流之上。那隐现于飞壑流云间的桃花洞，原来一直以其独具清幽而名满江东，此时，洞口一带，竟闪现着兜鍪甲冑和刀枪剑戟的

冷光！

拂晓的冷霜，凝结在薄薄的铁甲上。寒意侵入了征衣而直透肌肤，使得这些紧张向着上游眺望的东吴将士不时地打着寒颤。

“要来就来罢！来罢，来好了……”大多数将士都在无可奈何地暗暗转着这个念头。

自从去冬开始，这批将士就被征调到这里驻防，以遏止晋朝水军的顺流东进。连月以来，这里总是一日数警，流言不断。全军上下，早就不堪困扰，唯盼着能早日与晋军一战而决，至于胜负如何，则谁也不愿去多想。

西塞山的山头刚刚染上一点儿曙色，一直在山脚下缭绕不散的江雾，不知怎么突然有些骚动起来。随即，一片隐隐的风雷之声，撕开了本来空冷寂然的江雾，自上游处迅速逼迫过来。东吴将士的心陡地紧缩了，枪杆剑柄的凉意自掌心直透咽喉，又在胸膛里散开……倏地，江峡中惊风骤至，雾涌云飞，波涛涌处，只见成百上千的武士驾着数十只牛皮大筏，破雾而出，一式黑甲红袍，神兵天将般直逼西塞山前。一眼望去，大筏之上，甲仗如林，戈矛森列，在一片翻飞的旗帜中，高扬着一面杏黄大纛，纛上赫然标着一个火红的“晋”字。江风劲猛，纛尖上的五色飘带飞卷乱舞。

霎时，江流两边的峭壁峻崖上，响起了一片错杂的刀剑出鞘之声。跟着，鼓角交鸣，梆子声密如急雨。猛地一声号炮，弓弦乱响，无数箭矢鸣镝有如漫天飞蝗，直罩江心。从断壁上铺天盖地掷下的擂石滚木，夹杂着东吴军士的咆哮呐喊，如冰雹般砸向江中的大筏。一时，江峡中流光乱窜，水柱冲腾。满载西晋武士的大筏，近岸而过的大多被擂石滚木

打散，位处中流的则撞在铁索前，乱作一团，数不清的旌旗甲仗纷纷坠入江中，随波起伏漂流。

东吴守军全然没有想到西晋水军竟如此不堪一击，不由胆气顿壮。这时鼓角更急，杀声如沸，弓弦扣发声、鸣镝破空声、擂石滚木的撞击声，响作一片，江峡中似有无数迅雷疾风在冲击鼓荡。

可是不久，东吴将士便先后呆住了，他们看清了：列队于大筏上的晋兵，虽然已是遍体中箭，矢集如猬，可大多依旧昂然挺立，似乎浑然无觉。惊疑之中，近前的人终于发现，大筏上的晋兵，竟全是穿着战袍的草人！东吴守军明白了，但却已铸成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大错：箭囊里，羽箭已经十去其六七；阵地前，擂石滚木已是荡然无存了！

一时间，守军阵地上呈现出一阵可怕的沉默。

猛然，上游处传来高亢的金鼓声，东吴守军正为此而惊疑不定，没想到阵后杀声又起，只见两岸山头各出现了数百名剽悍的晋军武士，一色软甲披身，持利斧，挽藤牌，势如疯虎，直扑入东吴阵地之中。霎时间，人丛里只见斧光飞闪，血肉横飞。甲冑与骨头的碎裂声、竭尽全力的咆哮声、摧肝裂胆的惨号声和兵刃撞击声搅成一片。本来已是军心散乱东吴将士，猝不及防地陷入了如此可怖的境地，一个个丢魂丧魄，纷纷弃剑抛矛，奔窜狂逃。

总算吴军主将还较为镇定，他迅速调集了军中精壮之士，左拦右截，连斩十多名逃命的士卒，才遏止了全军的溃散，并与突袭入阵的晋军混战起来。

就在两岸混战的同时，江心中又有数十只大筏顺流而下，直趋铁索。这些大筏，全是用大茅竹绑扎而成，筏上都

矗立着灌渍麻油的火炬，每支高达十余丈，径粗十数围。大筏被铁索挂住，就在西塞山前横江筑起一堵烈焰弥天的火墙。

上游的金鼓声更近了，晋军水师的呐喊声如同山洪暴发，震撼天地。两岸还在拚死与晋军血战的那些吴军将士，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呐喊，知道大势全去，再也无心恋战，便都举手称降了。

江峡之中，此时已是浓烟翻滚，赤焰飞腾。炽热的气流充塞江峡，烤灼得两岸绝壁上的草木都焦枯了。猛地，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西塞山前的江水顿时沸腾了起来，一片白茫茫的蒸云热雾全然吞没了江流和峡谷，一切都蓦然静止了，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无边的混沌之中。

片刻后，才见到一只只燃烧着的大筏从弥漫的雾障里先后钻了出来，七零八落地向着下游漂流而去。

明丽的阳光透入江峡，西塞山渐渐奇迹般地重新显现了出来。透过正袅袅消散着的烟雾，片刻前还赫然横截江面的千寻铁锁，这时仅仅余下系于两岸铁桩上的那么一小段，颓然地垂落在傍岸的水流里。方才还是不可逾越的江面，如今已是波涛相递，一往无碍。

嘹亮的鼓角声再次在江峡上回响，两岸绝壁上纷纷竖起了西晋的旗号。在夹岸的欢呼声中，一列艘艘巨舰象海市蜃楼般驶近余烟缭绕的西塞山前；这些巨大的楼船，长百余步，以木为城，起楼橹墙，按东西南北，开设四面城门。舱面宽敞，可以驰马往来。每船载二千士兵，团团护绕在木城四面。居中的楼船上，遍列大戟长戈、朱幡皂纛。桅顶上高飘

一面大旗，上面绣着“晋龙骧将军王”六个大金字，旗下船台上，一员神威凛凛的大将栲风而立，锦袍银甲，簪缨似火，他就是指挥水军的镇东将军王浚。

在两岸此伏彼起的欢呼声里，中军登上王浚所在的船台，躬身禀报说，吴军暗置在水下的铁锥已被前锋水勇用大木筏尽行取去，江中畅行无阻。王浚听罢，便将手中铁槳一摆，只听得三声炮响，各舰云帆并举，万桡齐发，八万雄师越过了西塞山天险，继续顺流东下，直指三山。此时天宇晴朗，春江水涨，浩浩长江上，但见巨舰连亘，逶迤十里，旌旗蔽空，兵甲满江。

与此同时，西晋的镇军将军琅玕王司马伷、安东将军王浑、建威将军王戎、平南将军胡奋、镇南将军杜预，也统率着水陆大军二十余万，分五路势如狂飙般席卷江东。

西晋大军摧枯拉朽，吴国虽有都督孙歆、丞相张悌、左将军沈莹率兵抵抗，也只如螳臂当车，三大臣先后战死，晋军声威益壮。

竟日沉湎在酒宴声色中的吴后主孙皓，到这时才大惊失色，魂不附体，感到了亡国的威胁。其实，偏安江东的吴国早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西晋司马政权灭蜀时，东吴全国上下，已深有唇亡齿寒之感。为了加强长江防务，扩充军队，东吴政权向全国庶民下了十丁抽一的严厉诏令，而民间应缴的赋税，却又一丝不减，使国中田地，荒芜过半。余下的农田，耕耘收种，亦多归妇孺担负。被抽去当兵的，除了打仗戍边，还要替朝廷修筑林苑，营建宫室，而军中领兵的将官，又时时令士兵驾驶

兵船，经商买卖。这一来，遂使民不能耕，兵不恋战，国力大伤。江东的皇室豪族面对这日渐崩坏的局势，其侈糜的生活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对民间的榨取反倒益加酷烈。

后主孙皓，是开国君主孙权的长孙，依靠着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的拥戴，登极为帝。不久，二位大臣发现新皇帝竟是一个残暴骄横、穷尽人欲的昏君，懊悔之余，犯颜直谏，孙皓却毫不手软地将二人诛杀掉。孙皓的堂兄孙秀，以宗属至亲的身份掌兵镇守夏口，也在孙皓的屡加猜忌下被迫叛吴降晋。更有甚者，只因为不会喝酒，也往往会给朝臣们带来身首异处的厄运，而且被杀以前，还要惨遭剥面凿眼的酷刑。而孙皓竟是以此为乐！他在位的十余年间，朝中文武大臣，惨遭这种酷刑的竟有四十余人之多。至于那些妃嫔宫人，则更是孙皓在酗酒发泄嗜杀兽性的最为普遍的对象。这样，朝野上下，又有几人能不箝口噤声，自求自保呢？

王浚在益州大规模营造伐吴的战船达七年之久，经常有木片碎屑顺流漂到吴国境内。建平太守吾彦探得虚实，急奏孙皓，要求增加兵力，防卫秭归，尽早作好拦截晋军出峡东下的准备。

但昏庸的孙皓，这时正沉醉在巫师方士的预言谶卦之中。那些巫师们为了讨得主上的欢心，杜撰了“岁次庚子，青盖入洛”之类的鬼话，哄得孙皓毫不怀疑自己即将是明年入主西晋都城洛阳，一统天下版图的真命天子。吾彦的奏章送到建业时，孙皓差一点以危言耸听的罪名将他杀掉。吾彦无奈，只得自己筹资打造了横江铁索，设置于葛洲、南津关、西塞山等江碛要冲处，同时又在这些地方的江心暗设铁锥，用来逆拒西晋的战船。于是乎，满朝上下，也就将偏安

江东的幻想全系在那几条铁索上。却不料王浚的一把火，就把铁索连同他们的幻想，一齐埋进了深深的江底！

就在建业宫里一片恐慌之际，王浚的水军又攻陷了三山。

眼见全军奋勇，势不可当，主帅王浚的那一股豪情，更加澎湃如潮。正当他想一鼓作气、挥师东下，直捣建业时，却意外地接到了驻扎在北岸的安东将军王浑的飞箭传书，书中命令他按兵勿动，暂驻三山，并召他速到江北议事。

王浚还没看完军书，心里就如滚烫的铁块被骤然浇上一桶冷水，顿时，一腔火样的豪情，几乎全散作一股青烟。过了好一会，只见他猛地抓过铁槊，抡臂往下一掷，“砰”的一声，铁槊洞穿甲板，只露着半截槊杆。护卫甲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骇异不已。偷偷望过去，只见王浚紧握箭书的手背青筋暴起，脸上须发微动，一双眼睛，呆呆瞪着甲板上露出的槊杆，久久默不出声。

可是，他无意间一抬头，见到眼前浮江待发的八万儿郎是那样群情踊跃、士气如虹，一股浩然之气不禁重新自心底汩汩涌起。他想，吴都建业已经是弹指可下，近百年间那种天下分崩的可悲局面结束在即；他还想到已经作古的羊祜将军对自己的鼎力举荐；想到自己在益州舍辛茹苦造船七年，都是为了这眼前的一天。——“难道我仅仅害怕担当了违诏擅命的嫌疑就此勒兵不成？难道我为了怕得罪士家大族的王浑就贻误战机不成？”

王浚沉思着，犹豫着。

突然，出征前武帝诏书中勉励各路主将的话如电光一般

在他脑海中不停闪现，呵，那是何等豪壮的气概呵：

“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

想到这里，王浚断然一甩手，将箭书掷掉，紧紧按了按腰间的佩剑，心头的所有迟疑和顾虑一扫而空。他唤来幕下书记，吩咐道：“立即与我复书安东将军，就说：风高浪急，无法泊岸。容改日再到王大将军麾下受教！”说完，就头也不回，纵身跃上船台，迎风拔剑，奋然大呼：

“众军听令：擂鼓疾进，攻取石头城！”

顿时长江上鼓角声和呐喊声犹如风雷骤起，无数战船狂潮般掠过三山，直扑金陵。

孙皓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向晋军投降。

这一天，石头城城门洞开，一片雪花般的降幡涌了出来。领头的孙皓依照请降仪式，赤膊自绑，口含玉玺，手牵白羊，低头出城。紧随他后面的是一辆素白灵车，拖载着一具黑沉沉的棺柩。灵车后浩浩荡荡的一片，尽是浑身缟素的皇族宗亲，文武百官、以及后宫嫔妃，他们一个个全都低首敛衽，默然无声地缓缓鱼贯随行。

东吴立国四十七年，至此终告灭亡。

汉末纲纪倾颓，内乱不止。自黄巾起义后，各路豪强，乘机并起，连年混战，杀戮不断。天下山河，全陷于血光火海之中。弱肉强食的结果，演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这一天天下分崩、人民离乱的局面，足足持续了九十余年时间，才终于在伐吴晋军的一片胜利欢呼声中宣告结束。

时为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暮春。

建邺宫中人独立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官。

——唐·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建阳宫的青铜巨钟敲响了，宏亮的钟声象排排长浪，一层层、一圈圈地向四面舒缓地扩散开去，打破了东吴亡国后的沉寂，在建邺城的上空悠悠回荡。宫中的栖鸟被钟声惊起，扑簌簌地从雕檐画拱下飞出来，纷纷冲上高高的云天。

在持续不断的钟声里，宛若巨龙蟠踞的钟山渐渐被朝晖染上了庄严的紫金色，建邺宫的酺酒大典开始了。

这酺酒大典本是为庆贺平吴胜利而举行的，典礼上包括了祭祀天地神明、先帝列祖，称颂当今天子、祈祷万世太平等仪式，这是历代传下的祖制。可是大典的主持者安东将军王浑心中却还存有更深的用意。

在三山对岸接到王浚回书的时候，王浑恼怒得咬牙切齿。他恨王浚不愿受自己节制，借口“风不利泊”，夺了平吴的盖世头功；又恼自己当时优柔寡断，没有抢在王浚之前从陆上攻取石头城。恼恨交加下，他立即派流星快马到洛阳向武帝参了王浚一本，指责王浚不听调度、擅权行事，提请朝廷应严加惩处。建邺攻下后，没料到王浚竟上书力辩，慷慨陈词，反指责他王浑按兵观望，临敌畏缩！这又怎能叫这位出身名门、手握重权，况且又在征吴中歼灭了吴军主力的大将军咽得下这一口气？

王浑紧随王浚之后进驻建邺，立即命令王浚交出所收吴国的图册典籍，由自己缴报朝廷。直至王浚把吴主孙皓送到他麾下，武帝明确下诏由他统制王浚，他还是无法平息这心中的恼恨。因此，他今天来主持这个大典，主要的目的，还是借以抵消人们对王浚所立功劳的印象，并在那些将被晋朝录用的东吴旧臣的心目中树立起自己作为统帅的威望。

在徐缓的钟声里，王浑身佩紫绶金章，神情肃穆地率领吴诸将和幕僚步入建邺宫的午门，来到大殿前的白玉台基上。

雕刻着云龙的白玉栏前，整齐排列着大戟长戈、黄钺白旄和朱幡皂纛。台基中央，置放着蟠龙巨鼎，鼎上香烟缭绕。待到诸将分位立定之后，王浑才在两列武士的护卫下，缓步登上丹墀。他转过身来，向静候肃立的诸将扫视了一眼，才示意传召东吴降臣。

那些吴国的臣子低头鱼贯而至，默默地排开在台基下。似乎冥冥中有位神灵在执掌司仪似的，东吴君臣“唰”地扑倒下去，双手撑地，额头触到冰凉的石地上，就一动不动了。

王浑稍微抬了一下头，目光由近而远地扫了开去，望着这一片白衣如雪，匍匐在地下的降臣，他心中充满了战胜者的豪情。然而，也不知为什么，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闪念，却随即象针尖穿透过厚厚的布层一般，穿透他胸中的豪情，使他的内心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自己不也是经历过这样惶恐的场面么？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恐惧，至今还常使自己心怵不已。曹魏时他官至大司农，司马懿父子篡夺了曹氏天下，建立晋朝，他立即倚附了新的君主。那时每逢临

朝，自己也如同眼前这些人一样，只恐举止有错，就身家难保！多亏了自己是名门大族的后裔，司马氏要借重他们的支持，他总算闯过来了。时过境迁，自己还做到了安东将军，号令五路征吴大军。如此身位，虽还不算是一人之下，也算得上是万人之上了。哈。想到这里，他的目光又重新威严起来了。

突然，王浑感觉自己象是无意中骤然触到了森冷彻骨的冰块似的，从心底里冷冷地打了个寒颤，原来挂在脸上的微微冷笑竟象被冻结住一般。

这是来自东吴降臣中的两道目光。

是轻蔑的目光！简直就象秋夜里高悬天际的寒星那样冷酷、凛冽！

王浑定了定神，收聚了目光硬向那寒星也似的眼睛逼了过去。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一大片如石龟般伏在地上的降臣中竟会有一个人悠悠直立在那里！更令人惊愕的是，在一身缟素的降臣中，他竟然穿了一身玄黑描金的朝服！眼前情景，就象江河白色浪花中矗立着一块乌黑的礁石。惊愕之下，王浑细看那人，只见那双冷漠的眼睛上是两道直插入鬓的浓眉，一张冷峻瘦削的脸，下衬着一部硬如钢针的连鬓短须，短须掩着的嘴角，隐隐抿着一丝讽意，宽袖自然下垂。那神情，仿佛人间世所有的宠辱成败都于他毫不相干似的。

就是一位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棍的人悄无声息地伫立在张灯结彩的喜庆大堂上，也不会令人如此愕然。

王浑竟不知如何是好。

石基上晋朝大将们也怔住了。王浚向他一侧的幕僚投去

一个询问的眼色，幕僚稍稍将头一侧，悄悄对他耳语道：“无难督周处，东吴故鄱阳太守周鲂之子。”

王浚沉思着。

就在王浑一时没了主见时，钟声止歇，在缓慢的庙堂乐奏声中，祭司唱礼，酺酒大典开始。他只好狠狠瞪了那人一眼，接过黄金酒爵，高举过顶，再置于祭案之上，然后朗声祝祷：“维太康元年，暮春三月，东征功圆之日，晋安东将军浑，谨备玄牡，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之前：我大晋上承天运，下应民情，仰仗先帝之遗泽，幸赖诸军之效命，终至一战平吴，天下归统，率土望式，唯晋一朝。浑虽无德，却惧忝主将之位，是以谨代百僚，告奠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晋室，永绥四海！志诚兮是祷，成礼兮期祥！”

祷告已毕，焚烧玉帛，奠酒三巡，酺于鼎前。跟着，在一片金铃玉佩的摇曳声中，众将一一拜完，乐奏便换成喜庆曲子，王浑才率着征吴诸将及东吴群臣依序步入殿中入席。

酒过数巡，王浑持爵站起，走离案前，环视大殿一周，又特地瞟了瞟王浚，这才说：“蒙各位将军努力效命，方使老夫得建平吴首功。而江东诸君，日后亦将与老夫同朝共事。借此机会，老夫特地共各位满饮一爵，请。”

“将军请。”席间众人一齐举爵相应。

王浑举爵一饮而尽，然后自右至左亮了亮空爵，仰面扬声大笑起来。

蓦地，他再次感到了那玄冰一般的目光从东吴降臣的席上射来。可是当他收起笑容循着射来的目光望过去时，那人却已低下了头，自斟自饮着，好象除了酒以外，身前的一切对他来说全都索然无味。